

陳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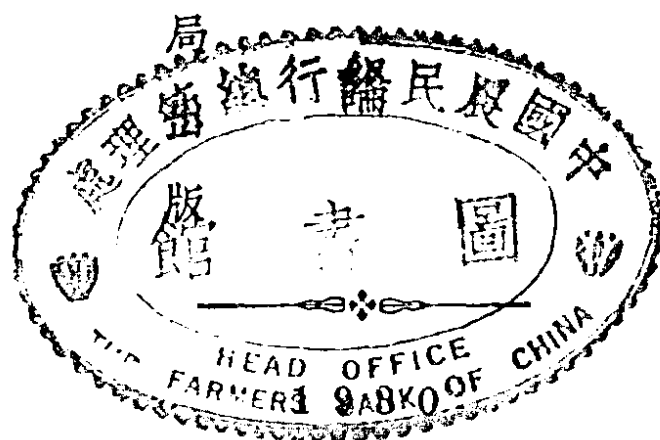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概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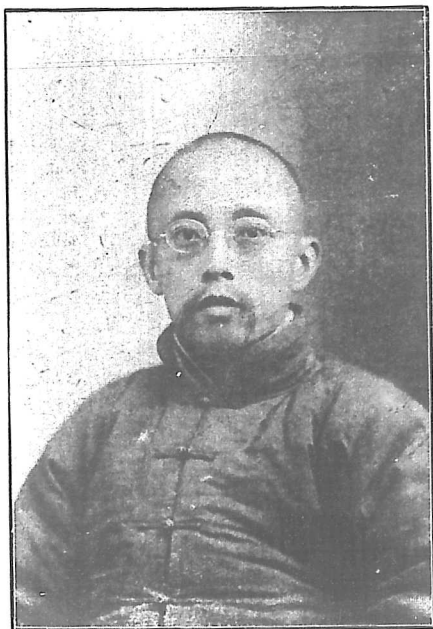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文學概

陳懷著

中華書局





著者陳懷教授

中國文學概論

陳懷著

目次

叙論第一	一
文性第二	七
文情第三	一〇
文才第四	一四
文學第五	一八
文識第六	二四
文德第七	二八

中國文學概論

二

文時第八……………三三

總論第九……………四七

後序

中國文學概論

陳懷孟沖著

叙論

大聲發於天地間，闢數十百萬年以來混沌屯蒙之世界而進於文化之一途，如火之燃，如電之激，如大風之吹壑，如百川之注渠，推而彌上，達於無窮，縉幽鑿險，挾空而飛，文章哉！

或謂文章者，千古之最大不祥者也；自有文章以來，天鑿其靈，地發其秘，鬼神不得專其幽，陰陽不能擅其變；故皇韻制字，鬼哭粟飛，惡其洩也；文章非千古之最大不祥者哉？

是大不然。人之目有所見，耳有所聞，心有所思，情有所感，未有不藉文

叙論

一

820
383
2

章以見志者；雖抑之使不得伸，制之使不得發，而亦不能。劉彥和氏曰：『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而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鐃；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采，有心之器，其無文歟？』夫彥和一文人耳，然其言若是，文章之於人甚矣哉！自然而然，莫知其然。我中國結繩以前尙已，自龍圖獻體，龜書呈貌，而文字始興；厥後三代之盛，

四王之燦，六經之精微，百家之奧妙，百篇累牘，大發其奇，探隱鈎沉，璀璨六合，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穹，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閒，巍歟赫哉！此文章之祖國矣！

秦漢以降，文不逮古，兩漢之文章，不如三代，魏晉之文章，又不如兩漢，六朝之文章，益不如魏晉。唐代諸大家，崛起八代之後，力挽魏晉六朝之綺靡，古代之文章，稍稍復振，然視兩漢之文章，不如遠甚，三代以前不必論矣。宋人之文章，論法不如唐代，訓經不及兩漢，而言理則高出於魏晉以上；自元及明，論道益銳，文氣較薄，有識者於此以覘中國歷朝社會之進退，與教化之盛衰，有密切之相關，不可強而致也。

夫歷世愈久，文章必愈多，此自然之理也。我中國自有文字以來，至於

今日，五千年矣，而其間能文者幾何人？文而工者又幾何人？工而傳者又幾何人？傳而盛者又幾何人？以算數之術求之，泰山不能喻其高，河海不能喻其深，徧地球而爲文章之倉筭，亦恐儲之不能盡矣。今所傳者，滄江之一滴，太倉之一粒耳！今所傳之書之外，豈遂無文章哉？今所傳著書之人之外，豈遂無能文之人哉？我謂自古迄今，必有有卓絕之思想，過人之學識，而不發之於文章者；又必有有文章而不工，而不能傳於後世者；又必有有文章而工而已傳，終不合於傳之之世，雖傳而不得其傳之於久遠者；漫漫地，天，血絲萬縷，傳者何榮，不傳何辱。於噓！中國之文章，迄未有極盛之一日也，我敢張目爲天下告矣。

或曰，顧寧人有言曰：『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兩漢言之，東都之文

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文豈以多爲貴哉？於噍！寧人固知文之士也，然我猶有說焉：孔子博文約禮之聖人也，其所述僅六經論語；孟子不得已，好辨之賢者也，其所著惟內外十一篇；二子皆竭一生之瘁，數十年之精力，而益以諸弟子之問答，與當時諸豪傑之辨難，而所傳乃若是之尠，抑何故歟？憶其平日必有欲言而不能言，能言而不敢出而問世者，不能筆之於書，今其所存，皆因時變通，平易無足怪異者也。顏回好學，孔子自嘆其不如，且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吾不知所陳何語，所論何事，意必非尋常論學之言。爲千古大文章，未足與外人道者。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顏子亦幸而遇孔子，猶得傳其姓氏，垂諸後世，不然，則埋沒於草蔓烟荒之地，迄今不覩其

一字也必矣。我嘗謂孔孟之名爲世尸祝，書之力也；不然，自古迄今，不著書之孔孟，不知其幾千萬億，寄其身於荒江白屋，蕭條門巷，車馬無聲，誰得從而指之曰，聖人也？賢人也？孔孟之書得傳，傳者之力也；有著書而傳之孔孟，而著書不傳之孔孟，又不知其幾千萬億，寄其身於荒江白屋，文章萬古不可得聞，又誰從而稱之曰，聖人之書也？賢人之書也？故自古聖賢豪傑之流，之不著書者無論矣，有其書矣，而或不得其傳，得其傳矣，而或傳而不傳，於嗟！前有古人，後有來者，天地悠悠，愴然淚下，文章豈易言哉！

秦漢以來之文人，其用情尤苦。蓋寬饒以『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語死，楊惲以『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之辭族，稽康以『非湯武，薄周孔』之說誅，周內深文，因緣爲臯，此文章之厄運也。而巖穴之

中，奇杰之士，願杜絕空山，老死不與世人相往來，彼豈故爲高遠之行哉？抑或名山著述，寶貴當時，亦必旨約辭晦，引喻萬端，大率託之窈冥悠浩，鏗鏘作金石聲之歌辭，以自抒其懷抱，不然，則必一無足觀者爾。於嗟！此又文章之變狀也。燔書絕學，豈獨秦皇？鄧析竹刑，人皆欲殺，我讀鄧牧心之伯牙琴，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爲慙然不自禁者久之，彼迺得傳於今日，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讀者猶寥寥無幾人矣，我故曰：中國之文章，迄未有極盛之一日也。

文性

章氏實齋曰：『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烟海矣。今卽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

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於噓！文章之始，始於何始？文章之終，終於何終？茫茫太虛，莫可究極，自有不可思議之一物，目之無色，耳之無聲，鑿之無形，剖之無質，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禽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江河以之流，或高或下，悉隨其質，結爲思想，發爲論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千變萬化，不離其宗，我無以名，名之曰文性。』

水，吾知其能濕也；火，吾知其能燥也；所性殊也；蛟龍吾知其游於海也，虎豹吾知其居於山也，亦所性殊也；文章之挾人之性以俱來，亦猶是焉。劉彥和曰：『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傳；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

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儼，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知言哉！千古之文章，未有不挾人之性以俱來者也。夫性之在人，與生並起，天不能與，人不能奪，萬象競萌，自性中出，文之所寄，尤其精者。人之論文，不卽性以相求，雖舉數百千年中無量數古人之載籍，一一而剖決之，故紙盈案，無狀不燭，終不足以造乎其極，達乎其微，華顛老儒生，其所得猶卽角也。夫當閉戶名山，孤檠寂坐，摹擬典冊，形枯神囚，採精擷華，綴以新意，金聲玉耀，斐亶動人，攬之往籍，猝不能辨，彼亦可謂工於文者矣。然我獨謂其矯彼失此，戕厥天真，五石之瓠，我欲因其無用而措之，人焉而鳥其翼，犬焉而雞其足，蟲焉而魚其首，木焉而竹

其葉，性之不存，文於何有？抑我又見夫一二曠識之士，目空千禩，發憤著書，往往有得於裨官之記，野史之譚，支離破碎，大率採之父老所述，婦女所稱，皆鄙淺無足齒數者。循其故義，加以引伸，反足耀采振奇，拔異空谷，而後人之讀其書者，亦因以激厲至行，曠然有得，每於晦明風雨之中，默坐沉思，猶然有起古人於九原之想，斯亦吾性中所固有，而無待外求者也。是故農夫隴畝之謳吟，較才子之文言爲可貴，兒童無心之傳述，比通人之撰作爲尤真，彼迺率其性之自然，而發爲天地間之至文也。若夫輦輓致飾之才，昕夕忘倦，漁獵必精，雕琢曼辭，工於媚世，於嘽！是直天地之腐物，人間之朽蠹矣。夫文章者，必挾人之性以俱來者也。

文情

記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謂之情，形於聲而變，謂之文。』故人之文章，若喜若怒，若哀若樂，若愛若憎，若悲若愉，若怨若慕，若泣若訴，無不自感情中來。子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范蔚宗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劉彥和曰：『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李延壽曰：『文章者，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於曄文章之變化，情之一字盡之矣！我嘗讀唐虞典謨，恍置身於四千年以前，偕皋夔稷契四嶽十二牧輩，相與都兪吁咈賡歌，颺拜於茨階之下，見百獸之率舞，與鳳凰之來儀。又嘗讀古大臣之列傳，懍乎若聞其抗節直言，激昂自負，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嶄絕獨立，風發電馳，其意氣至盛，見者色相戒，不敢稍侵犯。又嘗讀古載籍中所傳諸氣節之士，見夫激厲義憤，伏闕上

書，痛哭流涕，震怒天地，而猶直往無前，冒百險以相爭。迨乎鈞黨大興，禍連其親戚朋友，宗族子孫，以及於夙未能相識，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之人；而前者覆亡，後者復起，其生平曾無少一毫之顧惜，不覺爲之肅然起敬，淚涔涔然下。於噓！此皆情之所感，我不自知其何如也。是故撫屈原之離騷賦，矚然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陶元亮之桃花源記，其胸中具有大同之思想，藐視三代以來小康之政治爲無足觀，鄧牧心之元無人傳，俯視萬物，如鼠肝蟲臂，爭折股裂喙於閭無天日之世界，欲脩然長嘯，登層雲而揖大鈞。三子者，俱自有所積於心，藉文章以抒寫其不平之氣概，至今百世下猶令人悠悠然若踵巢由之抗行，追夷齊之高節，父老堯舜，錙銖周漢，此又誰爲之而誰致之歟？情之所感，我固不自知其何如也。

夫文之有情，豈必有所激於中而始然哉？序泰山之高，儼乎若披蒙茸，履巉巖，踞虎豹，登蛇龍；述江海之深，茫乎若駕扁舟，泛巨港，絕岸萬丈，黏天無壁；此非積於印象，動於感情，何以能若是之思精而慮密哉？若夫秋風瀟瀟，起乎筆端；夜月淒涼，明乎紙上；狀雷霆之霹靂，碎轟動人；賦霰雪之飄零，霏霏欲下；長揚羽獵，令人生馳騁之思；西射南亭，聞者起登臨之想；譚權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情之所發，莫之致而致，妙哉！李延壽之論文曰：蘊思含豪，游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運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幻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或未能盡。於噓！文章之變化，情之一字盡之矣。

文才

文雖根於性而發於情，然人之情性，憧憧往來，萬塗並出，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南郭子綦曰：『與接爲搆，日以心鬪。』蓋性情之鎔冶亦難矣。魏文帝論文，以氣爲主，劉彥和言辭以骨爲先，夫尙骨之文，魁岸峻峭，奇峯插天，獨立千古，凜乎難犯，周秦諸子之文也。尙氣之文，轟然而來，截然而止，似斷非斷，似續非續，奇趣橫生，變幻無迹，跌宕頓挫，作作有芒，兩漢唐宋諸大家之文也。雖然，有骨不能無氣，必歛氣於骨之中，斯其骨勁；有氣不能無骨，必運骨於氣之內，斯其氣雄；歛氣以運骨，其文才乎。

夫文之有才，豈易言哉？劉子元曰：『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夫文之有才，豈易言哉？六經論語之文，如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行地，非可以文論也。若孟子抱天縱之大才，趙岐以謂生有淑質，孟子又自言善養浩然之氣，故其文如放大海，處洪濤巨浪之中，汪洋萬頃，百怪惶惑，令人莫測其源之所出，流之所歸。荀卿之才，不及孟子，其文往復百折，條流井然，有渾灝流轉之氣象。太史公周行天下，徧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俠相交游，故其文悲壯沉鬱，鬼哭神驚，忽焉而起，忽焉而伏，蛟龍舞海，鷹隼摩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孟堅之才，不及太史公，其文謹守繩墨，裁制森然，章實齋以謂孟堅之體方以智，不如太史公之體圓以神，偉哉言乎。

今又卽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韓退之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蓋退之之養氣，孟子後一人也，故其文縱橫排奐，如海水天風，

傾倒萬狀，噴薄吹盪，渺無涯際。柳子厚自謂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其骨髓峻也。故其文堅刻直入，若披兜鍪，橫鐵矛，躍馬馳驟，酣戰於百萬軍中，見者皆披靡而走。歐陽永叔之文，流麗優美，有紆徐委曲之妙，其才不勁，其力遂弱。蘇明允之文，奇峭挺拔，大有先秦風格。東坡之文，恣肆奔放，似黃河之水從天上來。穎濱以養氣自負，其論太史公，猶但云『頗有奇氣』。據其言以觀，似穎濱之文必弄閑於辭鋒，賈餘於文勇者，然讀其撰述，遠在乃父乃兄之下，才不足也。王半山曾南豐二子，純乎經術氣，發爲大文章，不競以才見長。綜而言之，唐有韓柳，而唐之氣盛；宋有歐陽，而宋之氣衰；宋之文不及唐，皆歐陽永叔爲之也。

雖然，唐末五代；又趨駢麗，宋初承五代之敝，文格益靡，真氣索然，如楊

億劉筠錢惟演者流，大率襲晚唐濃麗之習，登高而呼，學人響應，一時號曰『楊劉體』。而宋景文爲一代史材，其所著新唐書諸傳，亦不免彫琢剗削，務爲艱澀。柳肩愈慕韓柳之文章，於開寶初年，石徂徠亟稱其文，惜力弗能逮，而其學遂及身而止。穆伯長於大中祥符間，又銳志復古，不爲五季衰頹之文，傳其學於尹師魯，而風氣初開，菁華未盛。至歐陽永叔受古文之學於尹師魯，孫明復二子，意猶未足，必希蹤孟堅，效法昌黎，務極文章之能事，而又得臨川南豐眉山諸君子起而與之左右之，則宋代之文章，遂駸駸乎東漢之遺矣。歐陽永叔亦不爲無功也。或曰：唐之文格，亦非韓退之所獨創，蘇東坡謂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論其盛耳。陳子昂當唐代之初，已爲散體之文章，疏樸有古氣，韓退之柳子厚亦嘖嘖道之。張說蘇頲又造雅正之文於

元宗之朝，當時稱爲燕許大手筆，非虛諛也，但未甚雄闊耳。若才氣陵厲，憂獨造，務盡除魏晉六朝之窠臼者，蓋自元次山獨孤毘陵始。抑我尤謂六朝而後爲古體文者，實起於姚伯審父子。趙甌北曰：『姚氏梁書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鑪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尙駢儷，卽序事之文，亦多四字爲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叡傳叙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叙鍾離之戰，康絢傳叙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燕冗之習，南史雖稱簡淨，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梁書總論，猶用駢偶，此獨卓然傑出於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察父子爲不可及也。

文學

劉氏七略，敘述諸子百家之書，必曰某家者流，蓋出於古某官之掌，夫諸子百家，其思想之卓絕，識見之高遠，俱能出人人，入天天，鑿渾沌之竅，叩洪鈞之鈴，而古某官所掌，皆先王之陳迹，輪扁所謂糟魄是也。然諸子百家必學焉而得其傳，而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讀孔氏書有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吾多見而知之，多聞而識之。』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然孔子世所稱爲生知之大聖也，其才豈不能獨闢千載，自我作古，而必兢兢於誦詩讀書，好古多聞見者，抑何故歟？莊生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孔氏之意，亦以冥思索塗，所得無幾，由博返約，則古人之思想，皆我之思想，古人之識見，皆我之識見，古人之閱歷，

皆我之閱歷，毋敝吾精，毋勞吾神，萃數百千年中無量數之古人，鼓一鑪而冶之，煥乎天地間絕大之文章矣。韓退之唐代一文人耳！其自述生平之得力乃曰：『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夫退之斯言，雖或欺人之語，然博覽古今，析薪破理，自是文章家確切不移之道也。柳子厚亦曰：『吾爲文章，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

而以爲之文。』於噓！韓柳之意，皆挾菁擇華，以爲文辭之助焉而已！然其言亦若是，文章之於學問，其可泛泛視之乎？鄭漁仲論太史公百三十篇，以謂『開塞草創，不足於博雅之稱。』夫大箸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憾，讀鄭氏通志二十略，上下千載，薈萃羣言，精心結撰，折衷至當，洵博雅大儒也。然鄭氏通志之作，讀書數十年，周覽天下名籍，而後結茅夾條山中，箸書二百卷，大而周天之步數，山川之脈絡，小而昆蟲之情狀，草木之質性，精而六書之錯綜，七音之變化，蠱而氏族之辨別，都邑之經界，無不綱張目舉，縷析條分。於噓！此鄭氏之所以爲古今之第一大文章家歟？

夫文者，學之所寄，以傳焉者也，學無文不達，文無學無質，昔許武仲有言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蓋文者，亦學之賓也。是

故古代文章家必挹六藝以澤其根，斟百氏以沃其膏，醞釀蓄積沉浸而不輕發，逮乎握管之頃，隨意所觸，揚之欲其高，斂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變幻離合，倚馬千言，滄浪之巨觀哉。卽亦有文而不能工者，彼或不精於韻，不嫻於法爾！然辭之所出，亦必多見古書，薰蒸濃郁，吐屬典雅，自無疎陋鄙俚語，譬若世祿之家，天然無寒儉之氣也。不然，則積理不富，涵養不深，雖有長篇大文，瑰瑋喬皇，濡染椽筆，滔滔不窮，然終爲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其稿且枯可立而待矣，學其庸可已乎？或曰：是固然矣，然以項羽之不嗜學，而有拔山蓋世之歌，漢高帝之不喜儒者，而有風起雲飛之句，彼亦何所學而得爲如是文哉？迄今味其餘韻，繹其氣象，懍懍乎英雄之概，躍於紙上，植體高邁，居然絕唱，抑何故歟？於噓！是其志之遠與其量之宏也，而又偶然出

其性之真，非可以文人之撰述觀也。然以較學者之沉博淵懿，奧義深文，彼又何足論哉。傳曰：『文以載道。』夫道卽所學之道也，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揚子雲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烏足稱於大君子之門哉？』韓退之之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畚，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世之人往往工綺靡之浮文，泯淵博之實學，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慶生歟？吊死歟？世俗之酬酢歟？此皆衣食之媒介，名譽之因緣也，而亦得謂之文哉？夫文者，學之所寄以傳焉者也。

雖然，我聞之潘次耕氏之言曰：『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

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詞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儒之學而已矣！』夫具通儒之學者，其文皆有用之文，以闡道德，以維政教，以表章學術，垂天壤間，貫日月而朽者也。竊俗儒之學者，其文爲無用之文，注蟲魚，命草木而已！否則探幽索冥，鉤摘三古，以駭世俗而已！後世多俗儒之學，而鮮通儒之學，故後世之文章不及古昔之樸茂，不然，則世界之改遷，日進一日，而文章之變化，亦必日精一日，何秦漢下二千餘年，不能再覩六經論語之文章，諸子百家之載籍歟？

文識

才人之文奇而變，學人之文辨而博。奇而變者多汪洋自喜之詞，而其

弊或流於失中；辨而博者多探原竟委之談，而其弊或失之寡要，二者皆不能無偏。章實齋曰：『才須學也。學須識也。』又曰：『學問文章，聰明才辨，皆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達人之言哉！夫自古文章，如六經之記載，諸子百家之學說，太史公之百三十篇，鄭漁仲之通志，皆具有卓絕之識見，而發爲偉大之文章，故其言參天地，包古今，富山海，昭日月，極後世文人墨士殫畢生精力，名山閔寂，苦雨淒風，刻肝鏤腎，嘔心咯血以爲之，卒不能契其神而肖其真，豈才之不富耶？抑學之不廣耶？識不足以副之，雖洋洋灑灑，積數百千萬言，仍無謂也。蘇子由曰：『文不可以學而能，而氣可以養而致。』我敢易其言曰：文不可以強而爲，而識可以鍊而成。夫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文，萃無量數古聖賢於我之胸中，而聚精會神以求之，如醫者之

索人之病源然，目光炯炯，明見豪髮，無微不達，無幽不燭，而文章之識以生；不然，則一字一句，不敢出古人之範圍，伏案數十載，埋首喪面，丹鉛不離於手者，必不足以言識也。若夫樹立標幟，拔奇自異，糟魄典籍，芻狗陳言，岸然必欲傾古人之壘，而奪古人之軍者，亦不足以言識也。王陽明曰：『返之吾心而不安，雖言出自孔子，未敢遽以爲是。』持平哉斯言！我亦謂求之義理而未當，雖聖賢之文無足貴；按之義理而能精，雖出諸農夫之口，野老之談，爲輜軒所不採，縉紳所不道，方志所不詳，學人所不喜，而亦當甄錄毋遺，寶之弈世。我不解後世自名能文者流，往往摹擬古人，詡爲心得；揚子雲漢代之通儒也，而作太元以象易；王仲淹曠世之逸才也，而作元經以法春秋，作中說以效論語；彼其宗旨偉然，我不敢言，我竊謂譙周之古史考，見春秋書

國列之卿，皆曰大夫，而彼於李斯之棄市，亦書曰：『秦殺其大夫李斯，』不知列國爲諸侯，而秦爲天子，丞相大夫之名，殊不可以相襲也。干寶之晉紀，見春秋書魯曰「我」，而彼書晉天子之葬，亦曰：「葬我某皇帝，」不知魯與各國並列，非稱我不足以異於他國，而晉統海內，分何彼我之殊？如此之類，皆爲寡識。劉子元史通辨之詳矣。更有撫拾前言，自謂復古，如唐鄭餘慶之奏議，多沿用漢晉語，宋蘇東坡作表忠觀碑，亦效秦人之刻石，而書制曰：「可，」文雖工而不合於世之用。他若郡邑官號，氏族之因襲古稱，近代之文章，比比皆是。顧亭林以謂『於理無取，於事有礙，』豈酷論哉？然此猶文人之通病也。抑我尤憾夸張妄誕之徒，憑虛構象，破壁而飛，魑魅魍魎，鬼怪百出，海客乘槎，姮娥竊藥，左慈易質，劉根竄形，杜魄化而爲鶻，荆屍變而爲

鼈，東韓之俗，雜人禽於一方，大秦之橋，架天空而走海，效任昉之述異，仿王嘉之拾遺，高窮大荒之山，遠揖羨門之屬，掩天地以一指，束乾坤爲兩人，錮智炫世，奇語驚人，是徒以駭聾瞽之見聞，而邀一時之聲譽也，詎足常有識者之一盼哉？而廣博自喜之士，又復妄作才智，徒矜蒐討，撫拾譌言，網羅鄙說，濫而乏要，冗迷其緒，龜掌自奮，脫眉不知，事皆傳疑，語尠徵信，眞贋錯出，涇渭雜陳，前史之所糞除，學士之所糟粕，務多爲美，聚博爲功，混魚目於隋珠，寶燕石爲和璧，牛溲馬勃，並入藥籠，庸櫟朽株，淆於杞梓，駢指在手，何加力於千鈞？肱贅附身，非廣形於七尺，流宕忘返，無所取材，於噓！是皆文章中
之蕪穢無用者矣！

文德

大哉章實齋之言文也！曰：『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流，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大哉章實齋氏之言文也。』夫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閒者，明道也，經世也，述古也，信今也，有此四者，然後有益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自古安有文德不具，而可稱爲至文者哉？張樸壇有曰：『儒者之文，敷榮遂暢，其言藹如者，有仁之意焉；優游不迫，動中規矩者，有禮之容焉；明重大，舉紀綱，鉤元達奧，無之不入者，有智之

用焉；發潛德之幽光，誅姦佞於既死，字若挾秋霜，辭足貫金石者，有信與義之方焉；是故可以格豚魚，可以感鬼神，可以懾姦邪，可以動沉怨，」於嘽！張氏之言，亦知文章爲道德之華，道德爲文章之實，文章與道德，不可須臾離也。昔韓退之之言『先文後道』，歐陽永叔言『文與道俱』，朱晦庵譏韓歐二氏，皆裂道與文爲二物，非也；知言哉！或曰：子貢有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文章之異於性道也久矣。惡！是何言？夫子之文章，卽夫子之性道，子貢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子貢之意，以夫子之性道卽寓於文章之中，未嘗離文章而別言性道也。後儒不得其解，乃分文章與性道而爲二，於是文章自文章，性道自性道，而文人之心術，不可問矣。我嘗繙古載籍，見夫魏晉以降，

文體大變，往往名違其實，如劉子元所謂『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吞併六合，福不盈眦，而稱感致百靈』。斯乃鋪張盛治，曲筆阿時，追琢曼詞，語皆枝葉。又或主雖昏愚，羅致文士，綸音所下，藹然仁人，如劉子元所謂『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斯又文非其人，事異其文，羊質虎皮，曷徵實錄？又或藻鑒人倫，不存直道，飾人之善，以護我侶，誣人之短，以逞我讎，如杜甫以王維爲高人，陳壽謂蜀都無史職，斯蓋用舍憑乎胸臆，威福騁乎筆端。又或諂媚權奸，文不由己，舞詞弄札，賊忠陷良，如馬融之阿梁冀草奏，而殺李固，林希之媚章惇，擬制，而貶蘇軾，斯又與虎爲俚，緣澤其姦，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又或朝爲仇敵，夕爲君臣，飾言自解，辭采動人，如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辱

及祖先，可謂壯矣，而紹敗從操，自比矢在弦上，斯尤諂諛無恥，入主出奴；雖有文辭，何當於道？又或身事數朝，自忘污辱，齒德位望，巍然兼優，迺復藉詞以自矜，不知人間世有所謂羞恥事者，如馮道歷相四姓，十君竊位於篡弑，武人之朝，視喪君亡國，未嘗措意，方自稱長樂老，敍已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誇張揚厲，滿紙淋漓，忠孝兩全，言之無愧；又乃作詩以自喻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道其自以爲能行好事，故得此美報，而當時萬口同聲，以謂名臣元老，至或擬之與孔子同壽，道亦可謂妙遠不測矣；而作史者斷其無廉恥之心，方巾幗之不如，非謔論也。又或語傷鄙俗，言多嫫媿，訐以爲直，謬妄無倫，若伶元之飛燕外傳，王子充之雜事秘辛，不必論矣；而宋孝

王王劭之徒，亦喜論人，惟薄不修言貌瑣事，而篇中所列，往往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猥辭，出自牀第，爲儒者所不屑道，我黨所不敢聞，無不傳之文字，升之紀錄，忘其穢論，用爲雅譚，無益風規，有傷名教，是世界之舉人，犯聖賢所必誅，文人無行，令人髮指，於噓！是皆未明乎文德之說者也。

文時

夫論文而至道德，蓋已窮文章之秘奧，發曠古所未言，而爲萬世不刊之論矣；然我謂尤有其時焉。夫文章者，又與時俱變者也；讀書數萬卷，不知古今世界之變遷，氣運之升降，政體之純雜，風會之趨向，而兢兢然執數百千年來古人之文章，塗附塵趨，據爲定本，曰：我能得古人之傳，而闡古人之秘矣，是猶膠柱而鼓瑟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

其世也。』孟子其獨知古今文章變易之原理矣。夫自文章之性質而言，則根於心，矢於口，徵於事，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雖極終古萬年億萬年，但令文字猶存，而其性質必無異也。而自文章之時代而言，則劉彥和所謂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猶其麤焉者耳！蓋一家之中，父與子殊趨也；一人之身，先與後異轍也；抑且一日之內，或朝作而暮更，一言之發，或彼違而此順，日新月異，涂別徑分，烟海茫茫，千形萬狀，雖巧歷不能知其數，離朱不能得其象，夫五帝不相爲樂，三王不相爲禮，自古帝王之典章制度，莫不因時設宜，隨勢改易，文人之著述，詎獨不然？昔章實齋氏有言曰：『陳壽著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光作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撰綱目，又起而正之。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之於其先，而司馬氏再誤之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三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陳氏生於西晉，司馬氏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氏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於噓！若實齋氏者，斯可與言文之時者矣。』

夫自有文之時，則得其時者，胸中壘塊，傾峽而出，振筆疾書，日成萬字；不得其時者，深林嘯傲，擁膝獨歌，四顧蒼茫，浩然乏侶。而又得其時者，或達或顯，或布之天下，或貽之後世，視爲神明，尊爲師保，奉爲萬古不祧之宗；不得其時者，或亡或軼，或投之水火，或棄之塗泥，烟銷塵滅，苦雨悲風，一身淹沒，名字翳如。劉子元有曰：『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

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古今。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欽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矣。『痛哉斯言歟！張和仲亦曰：『左邱廢，史遷辱，班椽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故退之避之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史者，若宋祁，若歐陽修，皆貴顯特甚矣。然歐公之五代史，既統緒失當，而子京之新唐書，亦疾霆蔽聰，何足當班馬之一噓？豈文章之偶有不幸，亦世代使然也。』於噓！文章之於時奇矣哉！且不獨是巢父許由，生堯舜之世，不能伸無爲之旨，而入山林，伯夷、叔齊

生武王之朝，不能已征誅之局，而餓首陽。王仲任曰：『巢父許由，皇者之輔也，而生於帝者之朝，伯夷叔齊，帝者之佐也，而生於王者之世，此其所以不遇也。』於噓！以帝王之世界，而尙有不容之學說，下此則復何問？我聞之范蔚宗曰：『漢光武方信識緯符名之學，議郎給事中桓譚自謂臣不讀識，上疏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郡丞，譚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於噓！光武三代下之聖主也，而亦不能受桓譚之說，信文人薄命哉！何怪隋煬帝以「空梁落燕泥」之詩，而誅薛道衡，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而戮王胄，隋煬帝之濫殺，固千古無道之君矣。又聞之張和仲曰：『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百官皆

嗚咽泣下。露布乃晟掌書記官于公異所作也。當時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無如此作，真摯動人。陸敬輿聞而忌之，後乃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坎珂而終。『夫公異之文，能動九重之淚，而不能取同調之憐，不亦悲歟！以孝經爲刑書，以家行不謹爲阻抑賢才之具，敬輿忌才，視李林甫更巧矣。嗟乎！陸敬輿亦三代下之賢宰相，蘇東坡所謂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而亦或妬嫉才能，迺至於此，宜乎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爲功，惟恐人之議己，乃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一言一字，稍涉嫌疑，無不橫遭誣害，株累牽連，其流毒遍天下，甚至司馬伋自言涑水紀聞，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舉光藏書萬卷而悉焚之，其威燄之赫，不深可畏哉！於

噓！彼亂臣賊子，凶家害國，肆意所爲，庸詎知惜讀書種子與文人之肝血乎？痛哉文人！悲哉文人！司馬子長有云：『身直爲閹閣之臣，甯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夫狂惑之言，文人大不得志之所出也，自古豪傑有識之士，孰甘以狂惑自居者？而司馬子長言自通其狂惑，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於噓！古今文人，大都浮沉俯仰於時之中，而司馬子長獨抒此抑鬱不平之懷，不覺其情之切而言之痛，文人苦心，眞宰曷訴，寒烟涕淚，鬼亦余欺，於噓！上下古今之文章，未有不與時俱變者也。

我嘗讀皇甫謐之帝王世紀，見帝堯之世，天下泰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於道中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於噓！何其言之淡然忘也！及讀沈約之竹書紀年注，見舜將禪禹，

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歌曰：『卿雲爛兮，紀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稽首而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於噓！又何其聲樂而心泰也！洎乎有夏，太康敗德，五子作歌，其文遂多怨望不平語。成周以降，文益委曲，而相將徘徊而赴節，故孔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鷓鴣之詩，爲周公感成王而作，夫成王賢主也，周公聖人也，而又處家人骨肉之間，宜其言之可以徑情而直達矣，何乃自託於詩人隱諷之詞，爲寫物類情之作？昔皋陶益稷，在唐虞之朝，都兪，吁咈，語必盡情，其言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於噓！皋陶益稷臣也，周公親也，周公不能吐其

情於成王，皋陶益稷得以罄其志於堯舜，所生之時殊也。孔子生東周之衰，本據亂而作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文微而顯，其志約而晦，婉而成章，曲從義訓。夫孔子以熱心救世之聖人，爲垂教萬世之著述，必令開卷瞭然，讀者易曉，然後可以經世，可以明道，而何瑣瑣爲此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令信之者則泥於緯候圖讖，疑之者則指爲斷爛朝報，此亦非後儒之過也。夫使徒有春秋之經，而無公羊穀梁左氏三家爲之作傳，則幾於句讀不知，文義難解。我聞爲公羊家言者曰：『春秋之書，危行言孫，以避當世之患，故微其文，隱其義。』司馬子長亦曰：『孔子論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有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班孟堅又曰：『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於嘽！孔子之春秋，亦適因其時之變，而不得不然；若夫戰國之世，列強競時，兵戈駘藉，而諸侯王又爭以得士爲榮，於是士之崛起於其間者，遂得以抑揚反覆，言盡意隨，觀諸子百家之學說，戰國之文章，與春秋時人相比較，無不加詳而且顯，才情卓越，精采逼人，萬馬之衝，河流之決，大言炎炎，小儒咋舌，非戰國之人，達於春秋之人，戰國之文，雄於春秋之文，皆當時之風氣使然也。孟子生平願學孔子，孟子之才，必亞於孔子，而孟子之書，氣力雄健，光芒萬丈，崇山大海，孕育靈怪，視論語之書，隱蔚深文，矜貴簡重，太羹元酒，平淡寡味，而遠過之，於嘽！在孟子不自知其言之何若是之辨且激也，時無拘避，遂乃汪洋恣肆，不能自己，於嘽！文章之于時，不可強而致也。

蓋時之所變，人莫能違，漢人之訓詁，晉人之清譚，南北朝隋唐之詩人，

宋元明之道學，初亦無一非逸於時，迫於時，而積久成習，遂自忘其致此之由，是又當時讀書者之愚也。莊生不云乎？『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詞，時縱恣而不儻，不以綺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犽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俶詭可觀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于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於乎！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莊生之旨，抑何深也？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莊生之心，又何苦也？隱義曲說，付之寓言，使箋註之士，聚訟千秋，無從鍛鍊其辭，

爲古人罪，斯皆古人出於萬不得已之情，欲其文之傳於後世，不遭一時之忌，而不能不爲此詭異之辨，瑰怪之譚，猶東方曼倩之避世，金馬門甘受當世牧圉之畜，浮華之譏，而毫不加恤，於噓！此真可爲寒心栗骨而毛髮悚然者矣！我嘗謂無鬼論相於狗馬，淳于量飲於斗石，優旃致諷於漆城，優孟譎諫以葬馬，彼何言之隱而語之諧，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咏鹿鳴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贄，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吾故曰：時哉文哉，文乃與時俱變者也。

夫文之得其時，至奇而又至難者也；昔齊之華士棲志邱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迹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才，非

有高於華士，而或榮或黜者，其時殊也。賈生上治安之書，而見排於絳灌，仲舒奏天人之策，而見妬於公孫，一則遇文帝而遠謫，一則遇武帝而外遷，學非其時，而落落寡儔也。抑不惟此，商鞅三說秦孝公，前持帝王之論，而不聽，後爲霸者之議，而大悅，非帝王之論不及霸者之議，精遇孝公所不知，麤遇孝公所能受也。張良誦三略之書，游說羣雄，如以水投石，而莫之或受，及遇沛公，如以石投水，而莫之或逆，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合則唱之而必和，不合則謀之而不從也。曹植能上親親自試之表於明帝之朝，而不能達其志於文帝，魏徵能伸披鱗骨髓之說於太宗之側，而不能通其意於建成，非必明帝之德過於乃父，太宗之見逾於乃兄，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揚子雲初以雕蟲獲薦，晚乃草太元而寂寞，劉子元先以詞賦知名，後

因議史事而減譽，子雲之學，自在太元，子元之識，長於論史，而偏見譏於世者，不合時宜也。而又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憾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或以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然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彼何嘗不知之深而處之當，而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也。於噉文章之於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隨勢變遷，乖越互見，作者於此，不能無俯仰遷就之情，讀者於此，亦不能無委折推求之術也；不然，則敬通不容於東漢，孝標流寓於南朝，苻堅焚趙淵之書，蕭武燾吳均之錄，君懋不隱，取咎當時，王韶直書，見讐貴族，是故以昌黎之史筆，懼有天刑禁，坡老之文章，六丁欲拾。夫文人之不遇時，則雖幽巖之內，怪壑之濱，負異懷奇，直書胸臆，亦恐陳義過高，厄於時制，徒有其驚天地，泣鬼神，貫金石，立江海之奇文，亦祇任

化爲冷風，揚爲死灰，與腐木爛草長終古也。矧復執簡爭朝，而必欲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乎？於噓！難矣！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悲哉痛乎！我聞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此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於噓！是亦時之所爲，而莫可如何者也。悲乎痛哉！我言至此，不覺憂傷悼歎，嗒然若喪，飲泣千行，而不能下筆矣！

總論

文章胡爲而作哉？古聖人觀天地之文，獸蹄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

文，文也者，固天地間自有之一物，而人人心中所欲出者也。口所不能達，而文以傳之，言之勿能久，而文以載之，旨蘊於中，行期其遠，雖極口舌之形容，不及文言之婉曲，又況釐秩典要，垂布型範，闡發六藝，昭示千禩。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義大矣哉！上世未有文字，先有語言，自倉聖制作，文用漸廣，然竹帛煩重，傳播匪易，故學術授受，咸憑口耳之傳聞。古聖人又慮其艱於記憶也，必雜以偶語韻文，取便記誦，我觀三代之書，諺語箴銘，實多韻語，若六藝之中，詩三百篇爲有韻之詞母論已，即易書二經，亦大抵奇偶相生，聲韻相協，然則有韻之文，儻亦天地自然之音，人心之聲，鳴其天籟，有莫知其然而然歟？中世文學大盛，百家諸子，雜焉並出，異曲爭鳴，支流四溢，鉛槧之士，各自尊其師說，以赴岐趨，其文章亦

灝瀚汪恣，變幻離合，不可方物。莊列之深遠，蘇張之縱橫，韓非之排奧，荀呂之平易，鑠歟淵哉！其萬世文章之祖乎！而屈原離騷引詞表旨，譬物賦情，抑鬱沈怨，憂深思遠，上承風雅之遺，下啟詞賦之體，抑亦百代文章之宗匠也。西漢代興，去古未遠，其文類多湛深經術，沈博淵懿，樹幹爲骨，錯綜經緯，輔之以辭。吾觀賈生作論，史遷報書，劉向匡衡之獻疏，或造語雄奇，或行文平實，抑揚頓挫，語簡意遠，大抵皆單行之語，不雜駢儷之詞，卓哉諸子！勿可及已！又觀鄒陽枚皋揚雄馬司馬如之流，咸工作賦，羽獵長揚之作，上林甘泉之篇，指陳事物，殫見洽聞，取義徵材，恢廓聲勢，譎而不觚，肆而不衍，非惟風雅之遺音，抑亦史篇之變體，而其爲文也，喬皇典麗，雍容揜揚，沈思翰藻，不歌而論，煌煌乎夫非一代之巨製歟？洎東京以降，古誼漸披，論辨書疏諸作，亦

雜排體，往往以單行之語，運排偶之詞，奇偶相生，詞多比和，而文章淒淒衰矣！建安之世，七子繼興，偶有撰述，專尚華麗，即非有韻之文，亦用偶語之體，而浮靡之作，遂開齊梁之先聲。自任昉沈約庾信劉峻之徒興，益事研華，風格遞變，流派所趨，披靡數代，其爲文也，則又排比爲工，渲染爲富，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流宕忘返，世愈降而文亦愈靡，嗚呼！豈非運會實使然哉？自唐昌黎起八代之衰，抗兩漢而原本六經，銳志復古，由駢儷相偶之詞，易爲長短相生之體，創關畦涂，力振委靡，柳州抗興，厥幟大張，成一家言，垂法後世，彼二子者，生當六代之後，挺然自拔於流俗之表，作爲文章，導源經術，希蹤子史，夫非一代之豪傑哉？而韓門弟子如李翱皇甫湜諸人，偶有所作，亦能務去陳言，詞必已出，易排偶爲單行，變平易爲奇古，稱述師說，

傳之異代，盛矣哉！有唐一代之文也！唐末五代，文章又趨駢儷，宋代楊億、劉筠之徒，猶以排偶著名一時，六代積習，固難返哉！然宋初有柳開者，卓然特立，以韓爲宗，厥後蘇舜欽、尹師魯諸人，爭治古文，效法昌黎，與歐陽修相唱和，而王安石、曾鞏、蘇洵、軾、轍諸子，接踵而起，古文之體，至此而大成矣。綜而論之，昌黎之閎肆，柳州之峭潔，永叔之明婉，子固之醇厚，半山之峻削悍厲，老泉之刻深縱橫，以及子瞻之捭闔博辨，子由之委曲詳盡，是皆文章之正軌，抑亦百代之圭臬也。雖然，吾又觀於唐宋以降，其文愈繁，其詞愈質，而其趨亦愈下。宋元諸儒，以講學相矜，研精於心性之學，以詞章爲玩物喪志，語錄大興，以語爲文，不求自別於流俗，而文章始衰。明代以八比試士，士習空疏，不知學古，歸震川爲一代作者，早歲困於科舉，規模狹隘，才力薄弱，不能

摧廓淨盡，識者病焉。至若崆峒鳳洲諸子，崇茁軋之習，段齊梁之雕琢，號爲刀追周秦，以塗澤爲古，怪險詭瑣，矚然以文自雄，而不免類於優俳者之所爲，豈不慎哉？國初碩儒輩出，黃宗義顧武王夫顏元諸公，大都皆恥爲文人，研究天人經世之學，於文章不復措意，而侯朝宗魏禧汪琬之徒，或以氣勝，或以力勝，或以法勝，亦一時之傑哉！然不脫策士才人之習，未足爲文章之正軌，近代以還，望溪惜抱矯然自異於時，文祖韓歐，闡發義理，趨步宋儒，淺識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至奉爲一代之正宗。百年以來，梅亮曾藩國之徒，踵作稱述，至今勿衰，而不知其規模之狹隘，才力之薄弱，亦明代震川之流亞也。嗚呼！文章之道，與世運而俱衰，繼而今以往，吾又不知其何所終極矣！
瑞安陳懷謨

後序

嬴秦以降，文不逮古，師承舊說，著述日繁，而論文之作亦遂濫觴於此。典論作於文帝，文賦譔自陸機，其首出也。晉摯仲洽作文章流別，其書亡軼無傳，徒散見於藝文類聚中，蓋分體編錄者也。宋明帝之文章志，亦僅爲後世論文者所稱引；然評斷古今，勒成一書，傳於來今者，則自劉彥和之文心雕龍，鍾仲偉之詩品尙已。彥和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仲偉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二者爲例各異。或謂彥和以知遇獨深，雅爲推闡，仲偉以求譽不遂，巧致譏排，皆非篤論也。任彥昇之文章始，隋志稱有錄無書，唐志稱張績補譔，王得臣塵史曰：『任彥昇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

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勢約，凡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或謂卽續所補，後人誤認爲任氏本書也。至釋皎然著詩式，備陳法律，孟初中撰本事詩，旁采故實，唐人論文，與古又殊。降及有宋，劉貢父爲中山詩話，歐陽永叔爲六一詩話，而又體兼說部，未免煩冗。宋明兩代，均好爲議論，所撰尤繁，宋有陳叔進文則，李耆卿文章精義，嚴有翼，苑，雌黃，方頤孫文章百段錦，明有朱咸一文通，王文祿文脈，李溟滄詩文原始，王元美，蓀苑卮言諸作。或謂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譚，多虛憍之論，雖然汰除糟魄，抉菁擷華，而未嘗不足以考徵舊聞，觸發新意也。於噓！文章之論，我何敢問言哉？我聞之先君子曰：『劉子元之論史，謂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是故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然余以文之於史，其流一也，無史才，無史學，無史識，

不足與言史，無文才，無文學，無文識，亦不足與言文，自古史冊之不良，皆由於文章之道不明故也。文而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必兼斯三者。非才無以雄其氣，非學無以達其道，非識無以斷其義，辭采非才也，記誦非學也，擊斷非識也，然三者之中，以有識爲尤難，有才有學而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烏得謂之文哉？千古著述，如烟如海，學者苟不能探頤索隱，致遠鉤深，精華滿目，孰舍孰從？昔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蘇子瞻曰：『吾讀書凡數過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而後貫澈，譬若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也。』夫二子之言，其殆庶幾乎知有文識矣！而章氏實齋猶不滿其說。文章之有識也難已！雖然，人心之動亦發於情之自然，挾人之性以俱來，而文章未可以方物論也。子夏曰：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范蔚宗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是故文章亦因其時之變。孔孟皆聖人，而孟軻之言不復如孔子，馬班皆良史，而班固之言不復如司馬遷，其文可知已。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於噉！文章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明道也，經世也，述古也，信今也，吾輩生古人後，日營營然抗千載，亘四海，欲以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文人之絕學也，可不懼哉？不肖趨庭日少，未聞大義，眊勉鑿楹，痛深手澤。今校遺著，得論文都九首，既竟，敬贅數語，附於篇以誌不忘云爾！共和紀元十四年十月，男謚謹記。

敝局爲徵求讀者意見，以便改進出版物起見，很希望得到讀者的切實批評和提示；特請愛讀諸君，填寄下表，以當南針。倘有特殊的偉識宏規，下匡不逮，敝局拜賜之餘，謹當略備書券，用作薄酬，以答維護之雅。

[illegible]

四、讀者		姓名	別號	性別	填寫月日
嘉友錄		職業或肄業學校			
愛讀何類書籍					
購本局書籍時曾否感受何種困難					
最近所讀之書對於本局或別家出版物以那幾種為最滿意					
承填寄此表後敝局當隨時將新出的刊物源源奉告					

地址讀者讀	
的久承	的時暫

中華書局編輯所 收

上海靜安寺路

郵票一分

仿宋版
巾箱本
古書讀本

全卅種共二百冊卅六元

本書係聚珍仿宋版，字體優美清晰，用江南製紙公司特種連史，潔白無光，袖珍小本，攜帶便利。所選之書，如四書、五經、國語、國策、史記、通志、略十子，以及詩文詞選本等，均人人必讀之書，並加句圈，尤爲便利。今世欲讀古書，諸多困難，有此一書，均可解決，蓋選擇既精，校印紙張又佳，而售價尤廉也。

四書集注	六冊	詩經古注	四冊	書經古注	四冊	易經古注	三冊	禮記古注	八冊	春秋左傳	十二冊	國語	六冊	戰國策	六冊	史記	三十冊	通志二十略	十六冊	史通通釋	八冊	老子	一冊	莊子	四冊	列子	三冊	墨子	四冊
尹文子	一冊	管子	八冊	荀子	六冊	韓非子	六冊	孫子	六冊	淮南子	六冊	子略	一冊	古文辭類纂	十六冊	續古文辭類纂	十六冊	古詩選	六冊	今體詩鈔	三冊	絕妙好詞箋	四冊	詞選	一冊	續詞選	一冊	文心雕龍	四冊

中華書局發行

門戶開放之今昔觀

一冊 八分

「門戶開放」爲中國外交史上一重要的事實；但自一八八九年到華盛頓會議，這個名辭經過了多少變遷，從這種變遷上，可看出中國國勢的消長。本書提要敘述，青年讀之，可增常識不少。

領事裁判權與中國

一冊 八分

「領事裁判權」遲早必須收回，已成定論。但仍須全國國民對此事有充分的了解，起而力爭，始有成功之望。本書就「領事裁判權」在中國發展之歷史及利害，扼要說明，爲一般國民之良好讀物。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

陳子展著 一冊七角

本書係陳子展先生之講稿。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若何，至今猶無善本作一貫之研究。本書以極經濟公允之筆，解析中國近代文學蛻變進展之情形。因果兼及，新舊並容。目次中有「詩界革命運動」、「小說界革命之前後」、「翻譯文學」等節，即可見此書之精采與獨到處。

中華書局發行

宋詞研究

一冊九角

著

三百篇一變而爲漢魏古詩，詩至唐集大成。唐末又變爲詞，至宋集大成。再變爲曲，至元集大成。宋詞在中國文學史上，與唐詩元曲同具空前絕後之偉績。以前雖有詞話，然零碎掇拾，不能爲具體的研究也。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通論」，備述詞的起源，宋詞發達的因緣，宋詞的派別及分類等。下篇「宋詞人評傳」，詳述各家傳記及作品。附錄「詞的參攷書」凡六十餘種，可爲研究詞學者之指南。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民國二十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年二月發行

中國文學概

全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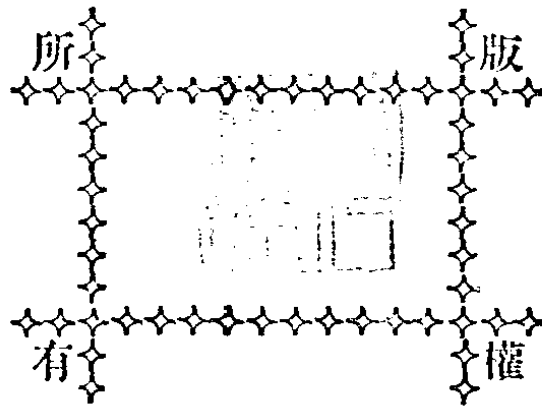
◎

價銀

五分

外埠另

郵匯費



著者

陳懷

發行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長春 哈爾濱 香港 新加坡

中華書局

(六一七二)

標商冊註

